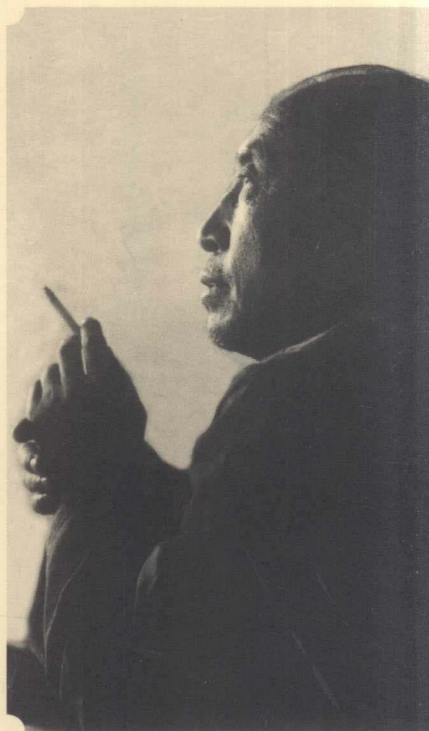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

主 编 陈建功
副主编 吴义勤



中国 话本书目

舒群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

舒群 著

主 编 陈建功
副主编 吴义勤

中国 话本书目

人文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话本书目/舒群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039 - 4009 - 5

I. ①中… II. ①舒… III. ①话本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 IV. ①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9756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

中国话本书目

著 者 舒 群

责任编辑 斯 日

特约编辑 李双丽

装帧设计 玲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8.125

字 数 350 千字

开 本 720 × 1000 毫米 1/16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009 - 5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

主 编 陈建功
副主编 吴义勤

国人自古重“史”。而新史料的发现，对于历史研究的推进是不言而喻的。即便是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一鳞半爪，也会使史家乃至读者如获至宝。在文学历史的阐述、文学理论的论证以及文学批评活动中，新史料的发现当然也每每相伴而生，同样为新的立论和新的阐发提供坚实的基础。更有学养深厚、学风笃实的学人，常常会把搜集所得的资料，整理编撰，既是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服务，亦可供他人参考。这些资料，我们并不陌生，在林林总总的校点本、辑佚本、笺注本、年谱、诗文系念、书目、索引里都可窥其面貌。比如，鲁迅先生为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也曾搜集了大量的小说史料，又将这些史料整理成《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等。这自周至隋的36种散佚小说，毫无疑问成为研究唐代以前小说的重要参考书，也为普通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阅读兴趣。这正是“钩沉”的价值。梁启超所谓的“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为我们了解前人所思所想，乃至理解“人类社会史可能性的一切”和历史进程提供了依据。这些“痕迹”的再发现，无疑多多益善。

作为集文学资料中心、文学展览中心、文学交流中心、文学研究中心等功能于一身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著、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在和广大的研究者、作家及其家属、后人接触的过程中，不断接触到曾被历史遮蔽、湮没、忽略的有关人物及有关史料，因此，编辑、出版“钩沉丛书”，是水到渠成之事，也是现代文学馆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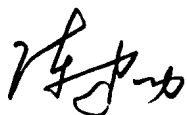
丛书，旨在把我馆认为值得引起注意的、涉及现当代文学的史料予以发掘，把某些有助于文学研究的带有资料性的著述予以出版。举凡作家的年谱、回忆录、传记、散文作品等均在丛书出版范围内。这一工作，有赖于著述者的劳动，也有赖于广大作家及其家属、后人的支持，这是需要向著述者和支持者致以诚挚谢意的。

然而，我以为不能不指出的是，“钩沉”是有价值的。但“钩沉”出来的，却未必件件都有价值。

因此，其一，本丛书所含所有书籍的出版，惟以我馆认识到的参考价值为取舍，是否真有“价值”，有待研究家和读者的考量与开掘。其二，“钩沉”，绝不是为了“爆料”，为了“翻案”，为了“听唱翻新杨柳枝”。这在世道浇漓学风蒙尘的当下，是不能不有言在先的。也就是说，若有人欲借本丛书中涉及的一些史料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谋取商业利润，概由炒作者自负其责。本“丛书”所涉及的资料和史实，并未经过本馆的考证与甄别；所涉及的观点，只代表编撰者本人的价值立场与学术见解，与文学馆的立场、见解无涉。

如果诸公能够从这套丛书中获取一些资料，经过甄别辨析，成一家之言，作为丛书出版的组织者，便欣欣堪以慰之。

是为序。



2010年5月7日

舒群简介

舒群，满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现代作家，也是一位革命活动家。其原名李书堂，曾用名李春阳、李春哲、李旭东，笔名黑人、舒群。1913年9月20日生于黑龙江省阿什河，即今哈尔滨市阿城区。1989年8月2日在北京逝世。

舒群小学毕业后，于1927年到1930年在哈尔滨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此时，舒群阅读了大量“五·四”之后的进步书籍和古典文学及外国文学作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蒋光慈的《新梦》和《哀中国》，他被作者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强烈仇恨以及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所深深打动。1932年，舒群在哈尔滨参加革命，在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第三国际吉林洮南情报站站长。这期间，舒群开始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商报》、《大同报》等报刊上发表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诗歌和散文作品。1935年，舒群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完成了他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发展上“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之一，也是国防文学代表作之一。1935—1940年，他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出版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秘密的故事》、《战地》、《海的彼岸》、《老兵》、《雪》等中短篇小说集。1937年，他与丁玲在武汉创办《战地》杂志。1940年，他去延安，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四版主编，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系主任。1942年春，参与协助毛泽东同志筹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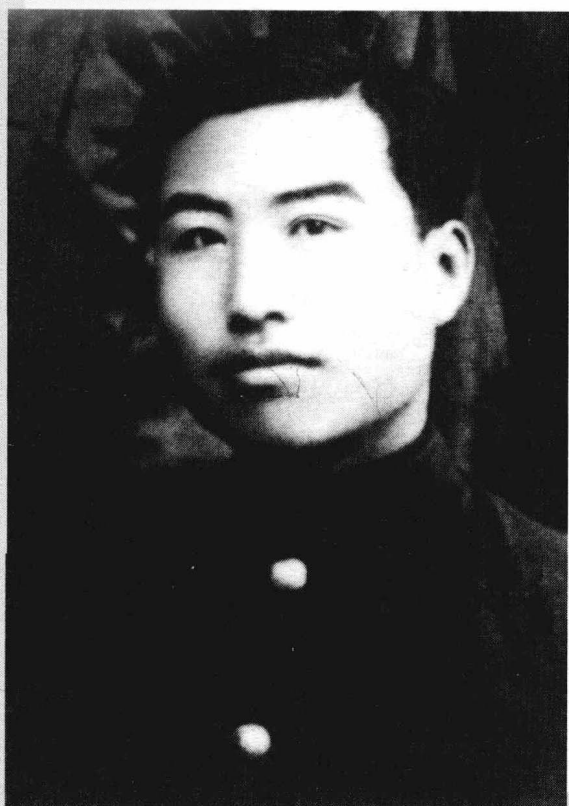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以延安鲁艺的同志为中心成立了东北文艺工作团，委派舒群为团长率团赴东北接管和组建一些重要的文教部门。他领导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并出任第一任厂长，同年出任

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东北大学副校长及东北文联副主席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舒群调京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协秘书长。1952年，转入冶金战线，再赴东北，先后任鞍山大型厂工地党委副书记、本钢二铁厂党委副书记。1945年后，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这一代人》、《第三战役》（后者在“文革”时期书稿被抄毁）、短篇小说集《我的女教师》、中篇小说《崔毅》及短篇小说《在厂史以外》。其中，《这一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反映工业战线建设的长篇佳作。

1955年，舒群被错误批判，1958年又被误打为“舒罗白反党集团”，蒙受了20余年的不白之冤。在困厄之中，他完成了26万字、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中国话本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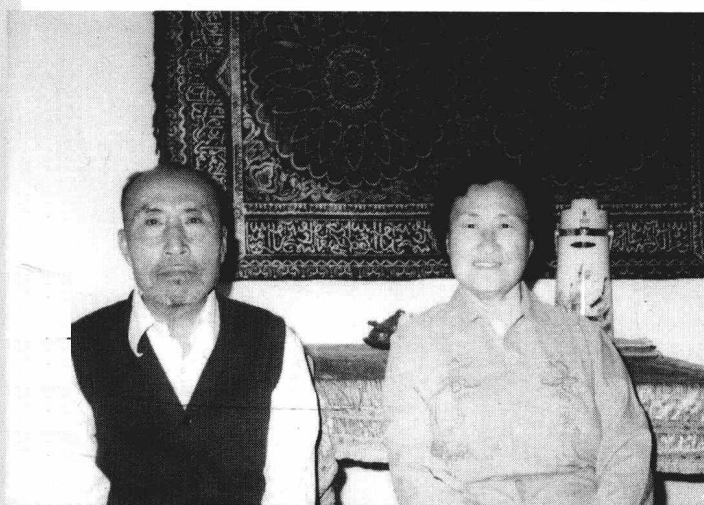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中，他创作了30余篇中短篇小说，出版了《毛泽东故事》系列纪实小说集。短篇小说《少年chén女》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此期间，舒群任中国作协顾问、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主编，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世纪20年代末，舒群在哈尔滨商船学校



青年舒群



舒群与夫人夏青1985年在北京家中



1975年“平反”前，舒群全家在本溪市牛心台煤矿住所合影

贬黜之地的苦涩与丰饶

李双丽

这是《中国话本书目》最初手稿，原貌（包括引文大部分未加引号）。父亲舒群陆续完成于1970-1975年。当然这段时间并不包括他从年轻时始于兴趣的几十年的积累和储备。如父所言：“始于学习，偶有所记，并于早年阅读笔记时有所取，根据话本诗文以及史书缀已补佚，以注若干话本书目之空白……”这部书涉及“变文”、“说话”、“底本”、“话本”和“拟话本”等等概念，如父后记所言：“变文即话本。变文即话本之旧称。‘变’即变文为白、变雅为俗是也。变文即话本之始——我国白话小说、白话文学之祖也。”在前辈的经验和基础上，父亲整理考证相关书目，但可惜只是雏形，后来因体弱多病未能如愿整理扩充成书，但以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石头孙立》等目为例，从中可以窥见其考证的整个过程。

本溪

还是从时间上说起。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父亲被打成“反党分子”后被逐出京城，发配时组织上要求他必须离开北京，父亲提出能否允许他落户本溪？

本溪，位于辽宁省东南部的一个钢铁小城。因为辽沈战役解放东北之时，父亲曾随林彪小驻本溪；其次解放后父亲曾任东北局宣传部党委书记，本溪是东北局驻地，父亲对本溪印象深刻。

然而从北京到本溪生活了十年之际，“文革”爆发，父亲又被迫离开本溪，不，是全家被下放。

1970年秋，“文革”之余风犹烈，父亲被下放到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蔡我堡。

北方的寒秋萧条冷峭，犹如父亲之处境。我随父亲及家人在敞篷大卡车的颠簸和盘山道的威慑中、在秋风瑟瑟中、在我幼小的懵懂的惊恐不安中、在来不及定神看清周遭的浩劫和不间断的搬迁中，开始了这一段行程。生活就像不时更换的戏剧布景，“文革”把父亲从一个备受瞩目的作家身份瞬间转换到农人角色，无人理睬。“文革”时期，当地有的好友和父亲保持距离，不再来往。即使在城市的街道相遇也扮成陌路人，擦肩而过素不相识，甚至后来一同下放之人也是如此。但农村当地的老百姓，接纳了父亲，和我们。友谊至今。这是后话。

1970—1975年，我是当事人、见证人，此时在我提笔之际，眼前掠过的，不仅是父亲和《中国话本书目》，还有些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人和事。

1970年，父亲五十七岁，我六岁。

蔡我堡

堡(bǔ)，即堡子。《现代汉语词典》对堡子有两种解释：一是围有土墙的城镇或乡村；二是泛指村庄。

蔡我堡，是一个典型的以山为背景的北方村庄，地处偏僻，人烟较稀少，但不荒凉。

“马上就到了。”敞篷大卡车的驾驶室里传出喊声。父亲让大卡车停在了进村的路口，我抬起疲倦的眼睛望出去，眼前是一条笔直的宽道，通到看不清的隐约可见的村庄。宽道的两边：一边是山，一边是庄稼地。

这条山道，为何如此平整宽阔，高出地面许多？原来它曾是日军占领期间铺就的铁轨路基，准备修铁路运送物资。后来日本战败投降，弃之。

那座山，高且陡，它的垂直感像面墙。山上林树茂密，风声树声岩石声在空阔的山涧形成深沉的回音，哪怕是脚步声、不经意的咳嗽声都会有响亮的回音。

正是夕阳黄昏。那望不尽的高粱玉米地，被风吹得呼啦啦响，一片金黄。

自然与人，返璞归真，我们沉浸在大自然中。脚下的这条山道，与村庄拉开了距离，也拉开了父亲与那荒诞残酷的政治的距离，回归山林、庄稼地和辽阔的田野，感受“静”。

大自然能疗治心灵的创痛、能打开孤独的心门、能使父亲悬着的心暂时安放妥帖，动笔《中国话本书目》了。

房东

1970年的蔡我堡，居住着汉、满、朝鲜族和回族，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多民族村庄。我们最早落脚的房子是生产队长临时借的，房东是很精明的一对夫妻，高挑个儿，身板直溜溜的，至今还记得我称之为“马大爷马奶奶”。尤其是“马奶奶”，好像是回族，自来髻头发，剪成短发，非常漂亮。本来“马奶奶”这个称谓应该是体贴慈祥的，而且她并不显老，但她会经常“使性子”，“妻管严”。因此他们的房间里时常会传出吵闹声，偶尔碰巧你会看到两人站在炕上，双脚分开手臂互相缠绕支撑对峙的吵架站姿；偶尔你也会看到她盘腿坐在炕上专注地纳鞋底，锥子、顶针儿撒在那儿，手掌抻拉，齿拽，翻来覆去地尽妇道。我坐在炕沿边儿对她的动作非常着迷，尤其是当她一只手使劲地转动起做细麻绳的像二胡底座形状的坠儿、另一只手高高拈起长长的麻线时，我的眼睛也随之转动。我曾悄悄地趁着没人，钻进屋里，拿起放在炕上的道具比试一番。但大部分时间里我感觉她不像个农妇，除了参加集体劳动，她喜欢涂脂抹粉东家长西家短地跑来跑去，村里的事她都知道，愿意帮忙并掺和其中。

刚开始，“马大爷”“马奶奶”对父亲小心翼翼恭敬有加，对母亲嘘寒问暖，但他们一般不轻易进屋。渐渐地，父亲会主动推门和马家来往，交谈，了解马家的生活情况。马家有四个女儿，生活不宽裕，父母经常拿出自家的生活用品接济马家。“马大爷”遇到烦恼时也会上门找父亲讨主意了。

“马奶奶”这期间大显身手。她热情愉快地教母亲如何使用灶台和器具，后来又自愿地做向导备工具陪母亲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北方农村的厨具就是一口大锅，煮饭炒菜贴玉米面饼子全是它，当然那时候没什么可炒，每家每户的锅盖都是木制的或秸秆做的圆形盖子。掀盖子，冒热气，我愿意

看。早晨我常常站在锅边等母亲和“马奶奶”分别掀盖子，就想看清那股热腾腾蹿开来的雾似的白汽，白汽扑面而来，其他什么都看不清，就像父亲的命运，看不清未来。

隔壁是一对朝鲜族老夫妻，没有子女，年龄略约六十岁左右，面相憔悴，看上去沉默寡言、本分，平日里身穿朝鲜族传统衣服，白粗布的，头巾也是白粗布的，结实耐穿，女邻居很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阿妈妮”。我在屋里偶尔会蹑手蹑脚地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公共过道传来的朝鲜族语。面对面遇见他们我却是怯怯的，那含着些许隔膜冷淡的目光，让我这小孩子望而却步。但村里的水稻田，却由他们负责侍弄。朝鲜族人特别会种植水稻，他们种出来的大米总比其他人种的质量好，所以生产队长总是把水稻活分派给这对老夫妻。香喷喷油汪汪的白米饭，家家户户过年时可以分到。

朝鲜族语是两位老人房屋里的窃窃私语，对于我倒像是播撒在过道间的神秘音符。

朝鲜族老夫妻和我们，彼此沉默，他们好像不太会说汉语。

后来，生产队长选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三间草房和一个四周围着木栅栏的小院子。他打开院门，我们全家搬了进去。

生产队长

生产队长，姓倪，约四十岁。上有八十多岁老母，膝下有一儿二女，家有贤妻，其乐融融。面善人和，矮墩墩的，憨厚朴实，皱纹密布，不笑看不出来，倪队长却偏爱笑。倪队长是个有先见之明之人。

第一次见面，倪队长就称父亲为“舒作家”，父亲称他为“倪队长”，二人从此互称彼此。

说倪队长有先见之明，是有凭可依。最早跟父亲说此地不是你久留的地方的人就是倪队长。

父亲一落户，倪队长就屡次三番上门劝导父亲不要灰心，鼓励父亲继续写作，倪队长说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会得到解决，不会被遗忘的。

倪队长还给父亲全部的人身自由，对全家也从未有过任何要求。倪队长还

主动迅速地盖好了三间草房。

冥冥之中，倪队长就像上帝派来的使者，赢得了父亲的信任和尊重，成为知己。

每当父亲情绪低落或者大发雷霆时，母亲总会想到倪队长，赶紧找人叫他来。有时倪队长会带着酒菜来，两人边喝酒边争论，你一句我一句，常常争论得面红赤耳，互不相让。但我在旁从不担心，最后，倪队长总有办法让父亲开怀大笑。

三间草房

说起那三间草房，难忘。

三间草房的正面对着这个小院子。

这个小院子白天安详静谧，很少喧哗，夜晚是猫、老鼠或黄鼠狼等穿梭往来的场地。只有在夏季，小院子才有了喧闹，装饰上了色彩，父亲把夏天的院子种上了西红柿、茄子、黄瓜、韭菜和向日葵等。我发现父亲天生是侍弄庄稼的高手。父亲带着我担水，教我劳动，告诉我什么时候剪枝、施肥和浇水，我听从父亲的吩咐，专门捡来马粪给韭菜施肥，小院子里枝叶繁茂硕果累累，是家里的蔬菜供应基地。当绿油油的韭菜在我们“嚓嚓嚓”的剪刀声中，齐刷刷地落在我的篮子里时，那声音也落在了我难忘的记忆里。

三间草房，一间用来放书，一间做厨房，中间是日常所有的生活之地。一张经过风吹雨淋年代颇久材质坚实的桌子被父亲摆在了显眼的位置。一铺大炕，父亲在炕头墙上举手间够得到的地方挖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洞，用来搁置那台质量上乘的日本收音机，每天早上准时收听六点半到七点的新闻广播，还订阅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这是父亲主动了解外部音讯的途径。时不时的，插队的知青会三五人一起来家，串门聊天，他们在父亲面前很放松不拘谨，父亲还常常留他们吃饭。那时的生活非常苦，甚至吃不饱，我还记得一个湖南知青，每次来母亲总是特意尽可能地给他炸点红辣椒下饭。

虽是草房，但墙面好像很洁白平整，父亲偶尔会大动干戈地搬出仪器，把墙面当做银幕放幻灯片，边放边解说。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会一扫平日里的严